

龙蛇混战

“新神话主义”书系鼎力打造 众多顶尖高手接踵出击 进一步掀高华语世界奇幻风潮



又是十三 著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龙蛇之混沌



又是十三 著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蛇之混沌/又是十三著. —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6. 9

(新神话主义)

ISBN 7-5007-8256-X

I. 龙... II. 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0755 号

(新神话主义)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 赵恒峰

策 划: 汪露露 杜纳闻	著 者: 又是十三
责任编辑: 汪露露	美术编辑: 云 霏 杜纳闻
插 图: 云 霏	责任印务: 李书森

社 址: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总编室: 010-64035735 传 真: 010-64012262
发行部: 010-84037667 010-64032266-8269
h t t p: //www. ccppg. com. cn
E-mail: zbs@ccppg. com. cn

印刷: 中青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680×960 1/16 印张: 13.25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60 千字 印数: 1-7820 册

ISBN 7-5007-8256-x/I·820 定价: 18.0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



目 录

CONTENT

第一章 脚扑朔	1
第二章 交恶	12
第三章 溪中鱼	25
第四章 东窗事	40
第五章 失意人	51
第六章 三十六人观	65
第七章 激斗	79
第八章 壶中日月	95

第九章 事有无常	115
第十章 隔膜	133
第十一章 人是人非	150
第十二章 刀兵纷争	168
第十三章 乱象	181
尾声	205

第一章

脚 扑 朔

正是夏初时节，晌午时分。泾州城郊外的一座小村子里，闲蝉叹暑，池蛙鸣热，聒噪之声不绝于耳。村头的水塘子上，浮萍东一片西一片地漂着，许多蜉蝣在其间划水跳跃。几支荷花展着肥大叶片，如碧绿的纸伞一般，将阴影投到水里，替三两只顽皮小白鱼遮挡阳光。

塘边平整的黄土道边上，一株桃树肥绿正茂。

道上却一个人也没有。

此刻正当夏魔猖狂肆虐的时候，烈日炙烤，空气里没有一丝风。天地便似一座巨大火炉一般，炎暑气息无处不在，稠密如同实质。村民都躲在家里，一桶一桶地冲洗凉水，或躺在竹片凉席上大摇蒲扇。这般火热天气，实在不适合赶脚旅行。往来的过客都避到茶社饭馆中去了，叫一壶凉茶，一壶雪泡梅花酒，一碟茴香豆，坐着歇气，要等天气稍微清爽了再行动身。

笑迎客饭庄此时聚了十余名过路旅人，都坐在道边的小凉棚下，零零碎碎谈些天气阴晴状况和四方奇异见闻。

内中一个面皮黝黑的中年汉子似乎刚从南方过来，也不摘下斗笠，一脚踞在长凳上，不断擦拭面上淌下的汗珠。他带着浓重鼻音叹道：“我只道岭南夏日热得厉害，却没想到过了黄河，北方的日头也是这般毒辣。”另一个客人笑道：“这位兄弟，你这是少见多怪了，北方天气四季分明，春夏秋冬景色气候都不相同，虽然不如南方那般时时温暖，但要单论夏天的话，这里的天气要比南方许多地方都

热咧。”

那南方客人点头称是。一人抱怨道：“今年夏天热得早，才只五月末便热成这样，往年这时候可还凉爽。”停了少停，又有一人说道：“唉，天气这般酷热，看来申时之前是动不了身了。只怕今晚赶不到凤翔府去。”掌柜的正捧着一盘茶豆上来，听见他这么说，便问道：“客官是要去凤翔府？”那客人称是。

“您便是此时动身，今晚上也到不了凤翔府了。”掌柜的笑回道，将一壶茶水放到那南方客人面前。他转过身来，又说：“您还不知道吧，三天前玉顶山崩塌了，泥石把此处通往凤翔府的山路堵得死实，官府正在派人清理呢。要去凤翔府，您得绕道过邠州才成。”

那客人连连顿足，状甚忧急，道：“阿唷！这便怎生是好？我约了人在凤翔府等候，绕道过去，岂不是还要多花两三天工夫？这可失了约啦！”掌柜的一张胖脸笑得跟弥勒佛般，道：“那也无法可施，这般天灾是谁也抵挡不了的。玉顶山好端端立了千万年，谁料到他竟然会塌了，毁了许多树木庄稼不说，山上金光寺可是连人带庙都给埋了净光。噫！几十个和尚都到西方世界当菩萨去了。”

那客人听说，睁大了眼睛，惊道：“啊？几十个和尚都死了？闹得这么大？”掌柜点头。众人听了这个悲惨故事，都摇头叹息，均说世事无常，天灾人祸不可预测。正议论间，听得左边道上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响，由远及近，“得得”之声不断传来。众人都暗自惊讶，如此酷暑天气，还有谁会这般拼命赶路。一时众目聚集，望向道路。

一匹枣红马快如离弦之箭，裹着一团黄尘滚滚而来。马上乘客还在数十丈外，便已纵声喊道：“店家，一坛好酒，十斤牛肉！快快快快！”声音粗豪，听来是个中年男子。

枣红马甚是神骏，只片刻间已驰到店前。那乘客一收缰，马匹便立时收足，动作轻健干净之极。众人喝了一声采，见那乘客翻身下马，大踏步走进店来，自占了一张桌子，一迭声喊道：“有好酒好肉快些上来！老子快要渴出鸟来了！”

这客人神情粗狂，虬须如铁，双目精光四射，虎虎生威，看来甚是霸道。他背上负着几柄剑，显然是个有武艺之人。

掌柜的不敢怠慢，向内堂喊道：“一坛碧香稻，切十斤三香牛肉！”后面店伴应了。过不多时，捧着一坛酒掀帘出来。这店伴身体极瘦，捧着二十多斤的酒坛子似乎颇为吃力。一张蜡黄脸上，忧苦郁结，愁眉深锁，虽然年纪不过十八九，但沧桑哀苦满面，看来却像个三十余岁汉子一般。那掌柜的见他这等模样，登时骂道：“跌粪坑的死狗贼！我没给你饭吃么？怎的走路跟乌龟爬一样？有气没力的，你当是在家里梦游呐？没看到客人在等着吗？”小二见当家的责骂，登时慌乱，急急小跑过去，哪知一个不小心，脚步被凳腿绊住了，打了趔趄，酒坛脱怀出去，“咣”的一声，摔在地上了，尽成碎片。酒浆流得满地都是，一时间满屋醇香。

掌柜的心疼得满脸肥肉抖动，破口大骂起来：“啊！你这短命欠刀的狗杀才！你的狗爪子折了么？！拧了么？！断了么？！抱坛酒都抱不稳当，你还能做些甚么？！这坛酒卖七两银子，你得给我偿来！一年，十年，一百年，一日偿还不清，一日不许离开我的店！”

这掌柜的面目慈和，笑容甚是亲切，对待客人也颇谦恭有礼，哪知他对手下伙计却竟然这般刻薄狠毒。当真是人不可貌相！当下骂得兴起，见小二坐倒在地，一副茫然失措神态，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上前踢他一脚，恨声道：“我雇你养你，每日不知化费多少银钱，你这狗杀才却从来不给我干点儿省心事！要么便是煮饭煮糊了，要么便是端菜端错了，你说你糟蹋了我多少生意？你那死鬼老子荐你过来，没告诉你该如何做事么？这坛碧香稻七两银子，我也不多要你的，从你每月两吊另二十四文工钱里扣，慢慢扣吧，扣完了算数！”

小二却似木了，也不惊慌，也不流泪，便是这般呆呆坐着，面上仍是先前愁苦无奈表情。那掌柜的再狠踹他一脚，怒喝：“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给客人再拿酒去！日后若还这般丢魂落魄死人样，我把你骨肉拆了喂狗！”走开两步，气犹未平，又转头续道：“差点忘了，你还有个杀千刀混账兄弟小石子，欠着我四两多银子的饭钱不还，若是他不来算钱，便一并着落在你身上了！一共是十一两银子，你自己算计着。”

便在这时，堂外传来一个懒洋洋的声音：“我统共欠着你这破店三两七钱银子另百四十六文，什么时候又变成四两银子了？掌柜的，欠你的饭钱我自会还的，你干吗老逼着我的兄弟？好汉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尽管找我便是。”

那掌柜跳将起来，循声看去，凉棚外边两个瘦瘦的少年一前一后走进来。前者神情浮滑跳脱，一脸惫懒之色，果然便是他日夜不忘的欠饭钱不还者小石头。大喜之下，直冲过去，便要捉他手腕要钱。才奔得几步，看清了他身后少年的面貌，登时“啊”的一声，傻在当地，一双眼睛睁得如铜铃一般，嘴大张着，直塞得下一枚大鹅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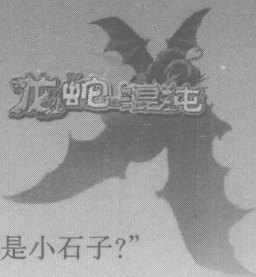
何独是他，店里众人莫不目瞪口呆，惊呼连连。更有“呛啷”、“叮当”之声不断响起，那却是有人惊得酒杯掉落在地。一时间，满堂众人数十道目光尽聚到他二人身上了，再挪不开半分。有人不住擦拭眼睛，以为自己中暑眼花看差了。

这两个少年竟然长得如此相似！便跟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一般！众人走南闯北，听闻过不少异事，却也不曾听说过有如此相像的两个人。天下间双生兄弟尽多，面容形象酷肖者所在多有，然而，若要挑出如面前两人一般，形貌神态，高矮胖瘦，乃至举手投足衣着打扮都无一不似者，那却是千难万难，近乎绝无可能了。

众人看得明白，面前二人同是身着青布短褂，齐膝靛蓝裤子，腰间系一条草编的裤腰带。衣裤都很破旧了，洗得发白，裤子膝头和短衣下摆各有一个破洞。双襟敞着，露出肋骨分明的胸膛。一道尺长的淡红疤痕从左胸划至腹下，看来触目惊心。伤痕肉色尚新，想是新近添上的，也不知是跟谁斗殴时被下的狠手。

细端详之下，酒客们越来越惊讶，这两个少年形貌肤色足似便也罢了，但是连衣裤新旧，服饰破损大小，乃至身上疤痕位置形状都一样无二，那真真是岂有此理了。惊愕之下，人人默不作声，店堂中一时静得落根针都能听得到。

掌柜的还道自己眼花了，揉了揉眼睛，面前仍是两个一般模样的少年。大惊之下，后退了好几步，口中“咦咦”连声。伸一根



手指，结结巴巴问道：“你……你……他……你们……谁是小石子？”他与小石子同村十数年，相识日久，对方甚么长相习惯，甚么衣着打扮，他早了如指掌，熟得不能再熟。更因这个混账小少年老到他店里吃白食，欠着许多饭钱不还，更是让他日日夜夜都惦念，便是做梦，十天里也有九天梦中有他。对他的面目表情，当真是刻骨铭心，无时或忘。然而眼下看到两个少年，通身上下全无二致，一般的吊儿郎当，一般的神色惫懒，却叫他何从辨认？

两个少年同时龇牙微笑，眼中露出顽皮之色来，同声道：“你说呢？你看不出来么？”掌柜的当然看不出来，面色苍白，努力盯着二人，想要找出一些头绪，但二人如影随身动，抬头便一同抬头，落座便同时落座，没有先后分别，神色表情更是丝毫不露破绽。他看了半晌，哪看得出一点差别？摇头道：“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你们是兄弟么？怎的这么像？！”想想又摇头，小石子是独子，十余年来便是自己过活，从来就不曾听说过他有什么兄弟。如此便奇怪了，他却上哪找来这个少年？二人便如镜子里外，像与形般丝丝相印！真是岂有此理，天下间怎会有这般一模一样的两个人？难不成是自己在做梦？刘掌柜的暗捏一下胳膊，很疼。门外晴日正好，十余个客人眼睛瞪大如鸡蛋，均告诉他此刻并非梦中情境。

小石子偏头笑道：“还看不出来么？”掌柜的老实回答：“看不出来。”

两个少年却不回答，抬起头来，冲内堂大声道：“张哥，给我上一盘鸳鸯炸肚，一壶梅花酒，两碗大骨饭，加肉加汤！”二人一般声音，一般动作，掌柜登时又看傻了。但到底是商人心性，利益所驱，顷刻间便回过神来，这狡狴少年又想趁乱吃白食！当即急道：“不行！不行！你还欠着我许多银子呢，还敢来混饭吃？！”

小石子嘻嘻一笑：“等我吃完饭，就告诉你谁是真的小石子。”

掌柜的已回过心神，哪还会再中他的圈套，“噗”地吐口气，大声道：“我不管你们谁是小石子！你们欠我银子，今日须得给我还来，再不还，我便找村长地保说去，捉到牢里，看藤条板子揍不揍死你！管你真的假的，死了都是死石子！”

小石子笑道：“不就是三两银子么？值得这般大惊小怪！”掌柜的道：“三两七钱！快四两了。”

“我知道是三两七钱，又不是不还，前些日子行情不好，手头紧了，没来得及还上。”

掌柜的听说，问道：“行情不好？官府又开始抓贼了么？那你什么时候有钱还我？！”

小石子白他一眼，道：“官府倒不抓人，只是现下天气太热，谁都不爱出来。等过得一两个月，天气凉爽些，那些阔老爷太太出来散心，才好干活。”两个小石子说话动作全无差别。房中众人都停了饮茶，目不转睛看着他们，人人面露古怪之色。

原来这小石子是本村教书石先生的儿子，八年前石先生和夫人外出赴宴时不幸被歹人所害，家中便只余他一个七岁小童。同村邻里看着可怜，素日又颇受石先生的好处，和村长商议之后，众人帮扶，张家一把米李家一把菜的，将他拉扯到了十二岁。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又经历过巨变，小石子比同龄的孩子们懂事识礼多了，心志也高，饥一顿饱一顿的，长到十二岁后，便不愿再白吃这样的百家饭，要想自己动手养活自己。只是他一个小孩子家，身无长技，力气又弱，能干成甚么事？没奈何之下，便投了一伙吃边门的泼皮无赖，整日拿着小刀钳子，到人多的地方偷剪人家的钱囊佩玉等物，挣一口饭食吃。

见他误入歧途，村中人家都纷纷叹息，都说一个好好小子这辈子就算完了。不过这小石子虽干偷窃营生，却从来不在本村里行事。遇到同村的孤寡贫弱，也极肯帮忙，因此在村中的口碑却还不差。这饭庄刘掌柜尽知他底细，所以才有刚才那一问。却不知他外出几日后，上哪找来这么一个和他神情相似的少年。

掌柜的听他这么说，登时急道：“什么？！一两个月？那怎么成！我这是小本经营，要是人人都像你这般欠钱不还，人人拖上一两个月，生意还能开张么？！不行！你得想些法子，早些还钱，不然就到村长面前说去。”

两个少年同声叹气，道：“就你这般心急！我说过一两个月后才



还你饭钱么？你看看这朵珠花值多少银子？”两人一起伸手掏裤兜，一齐张开手掌。却只有坐背门位置的少年手上有一朵小小的银制耳珠。原来，他才是正品小石子。

刘掌柜接过珠花，见它做工极为精巧，制成蝴蝶形状，蝶翅半张，其上纹路清晰可见，蝴蝶头上，用两根细细的银线曲成触须。小小的一朵耳珠，雕得精致非常，细微处尽见精彩，确是大工匠手艺。唯一缺憾之处便是蝴蝶背上多了一个小小圆坑，那是原先放置珍珠的地方，珍珠此刻却不知掉落到哪里去了。

“珍珠都没了，这珠花顶多也就值得一两银子吧。”掌柜的说道。

小石头嗤鼻，道：“你也不看看谁的手艺，这是京城‘九勾银’首饰铺打的耳珠！我找当铺的刘叔估过了，若是两朵都全的话，至少值得二十两银子！便只这朵，也值得三两五钱。你到京城问问去，‘九勾银’打出的首饰有少过十五两的么？”

刘掌柜道：“胡说八道，这小破东西哪值这么多钱。”话是这般说，心里却已信了几分。他虽不知“九勾银”的名号，但见这朵珠花精雕细琢，显然下过许多心力，价值自非一般首饰可比。见蝶背上的珠眼空着，甚觉可惜，又道：“若是珍珠还在，这珠花倒也漂亮。”

小石头笑笑，道：“这是官小姐戴的珠花，我只划来一只。明儿个你自己上当铺问问刘叔吧，看值多少钱，免得说我诓你。”见小二抱着酒坛送到那新来客人桌上，便又问道：“欠的钱我都还你了，该让我吃饭了吧？”掌柜的嘟囔道：“还差两钱呢。”他这么说，便是认了小石子说的三两五钱珠花估价。即得还了大部分饭钱，心中高兴，便也不十分抱怨计较那二钱银子的欠债，挥挥手，让伙计下厨指派做饭去了。这小贼虽然总欠饭钱，可信用还好，一直以来都是有借有还，他当然不会自断财路，阻他吃饭。

片刻间酒饭上来，小石子将饭菜都放到自己面前，毫不理会身边伙伴，开怀大吃。那赝品小石子明明眼前没有筷具食物，但举筷夹菜、斟酒、咀嚼，动作表情仍跟小石子学了个十足十，也不知他到底在想些什么。众人面面相觑，心中都是疑窦丛生。那店伴上完

饭菜，躲在收账柜台后边，也是满脸诧异。显然他也不解他的兄弟上哪去弄来这么相似的一个人。只是当着掌柜的面，到底不敢鼓起勇气上去问话。

过不多时，小石子将饭菜吃得罄尽，叼根牙签，抚着肚皮大呼舒服。掌柜按捺不住好奇，指着边上也是一脸满足模样的假石子问道：“小石子，他是谁呀？怎的这般……这般……你干什么他便干什么，他是左近的人么？”小石子打个哈欠，懒洋洋道：“他是我兄弟。”掌柜的根本不信，骂道：“放屁！你有没有兄弟我还不知道么？！便是兄弟，也没这么相像的。”小石子两手一摊，道：“你看，我说了你又不信，那你说，不是我兄弟，他是谁？”

“这……我要知道还问你干吗？”

小石子大是得意，显然他便是想要这样人人迷惑惊讶的效果，见掌柜的语塞，咧嘴大乐。笑过一阵，眯着眼睛，故作神秘低声道：“这是一个天大秘密，来，你给我五两银子，我便从头到尾告诉你。”

掌柜的“呸”了一声，道：“好稀罕么！你真穷疯了，五两银子，你值这些钱吗？未免把自己看得太高。”

小石子心情正好，也不计较，嘻嘻笑道：“你既不肯便算了，日后别求我告诉你。”掌柜的不再理他的混话，气鼓鼓走到一侧给客人张罗酒茶去了。虽然心中存了个老大疑窦，但这小无赖既存心不说，那也无法可想。真要让他拿钱去换消息，那是杀了头都不干的。

正气闷间，门外有人叫道：“石头！小石子！你在这儿么？”小石子应了一声，片刻，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跑进来，满面春风，笑道：“我听说你回来了，就知道你肯定来找张哥！”猛然看到店中两个一模一样的小石子，登时收步。揉揉眼睛，见两个小石子仍是笑嘻嘻地看着他，不由得大骇，叫道：“啊！啊！我的眼睛！眼睛坏了！”

小石子笑道：“没坏！没坏！他是我的兄弟，你没看错。”心中甚是得意。那少年惊慌了片刻，转头看时，见到其他客人景物并没有变成两份，心中稍稍安定，只是惧心才下，疑心又起，问道：“你们……谁……谁是小石子？”



两个声音同声回答：“我是。”

见那少年一脸茫然，小石子叹口气，道：“我咬着牙签呢。”那少年看了片刻，终于找到了正主。“哦”的一声，面上迷惘不消，惑然道：“你怎的……怎的……变成两个了？”

“这事以后再告诉你，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小石子打个哈欠，懒洋洋问。

“你给赵老大送去月钱了吗？我刚从涇州城回来，正想给他送去呢，你要不要和我一起走？”

小石子答道：“我交完了。你自己去吧。”见他穿着一身光鲜，便问道：“你怎的穿成这样？”那少年笑道：“在城里去了一趟我大姑家，总不能穿得太破。”这少年与小石子一般，也是投进偏门的小盗贼，每月都要交上一些银钱给地头蛇赵老大。

小石子道：“你赶紧换了衣服再去吧，赵老大看你穿这身衣服，肯定不会放过你。”那少年道：“没事，我是去太姑家才穿成这样的，又不是私藏银子，我去交钱了，一会儿你到村东榕树下找我，我们一同去邠州。”说罢，奔出门去了。

小石子歇了片刻，走到账台前去，将那店伴叫到面前，双手握住他的手，大声道：“张哥，你别担心，那坛酒的欠账我来还便是，不就是七两银子么，打什么紧。”他这话是说给掌柜听的，故意说得大声。又将嘴靠近店伴耳朵，低声道：“这珠子你拿去当了，回去给婶娘抓药，我这两天就上邠州去，再挣些回来，你不用担心。”店伴只觉得手中多了一粒圆圆的东西，情知是他从珠花上摘下来的珍珠，当下紧紧攥住了，待要说话，却不知说什么好，眼圈却自红了。这把兄弟虽不是亲生，但却胜似亲生。只因早年母亲见他可怜，待他特别亲厚些，他便牢记在心上了，三年来不知给家里带来多少银钱食物。自己在外被人欺侮，也是他来出头的。前年母亲得了哮喘之疾，汤药花费巨大，全靠他一人整日外出窃钱来维系。这般兄弟，与亲生手足何异？

小石子见他激动，笑道：“好了，我走了，隔些日子再回来，你自己小心些。”见掌柜的正尖着耳朵偷听自己说话，忽然叫嚷起来：

“啊！啊！那边有只大老鼠！”众人随他手指看去，楼梯下摆着几坛酒，一颗白菜放在上面，却哪有什么大老鼠。掌柜的骂道：“小鬼头又要什么花招？”小石子一脸无辜：“刚才它真的在偷吃白菜，我好意提醒，你倒来怪我。”掌柜的哼了一声，道：“我就不信你有这样的好心。”

小石子大笑着出门，道：“算了，反正我有好心的时候你们总看不见。这顿饭钱先欠着，下次一起还。”末了，又加一句：“翡翠冰酒我先借走一瓶，日后有钱了再还你。”掌柜的一听，面色大变，疾冲到柜台前，看见柜台上摆着装门面的三小瓶翡翠冰酒果然少了一瓶，登时气得险些晕过去。这才知道他刚才引开众人注意，目的便是为此。这翡翠冰酒是他花高价从汾州买来装点门面的，说是有一百多年历史，从来都舍不得卖给客人。无端端的竟被这小贼使计偷了去，叫他如何甘心？

一张脸气成猪肝颜色，冲到店外，大声骂道：“小石子，你这千刀万剐的死狗贼，死王八羔子！下回别来我店里，让我看见，把你的狗头斩下来剁成肉酱！”门外晴日在天，蝉声依旧。小石子却早去得远了。

小石子走了一阵以后，店中众人才纷纷议论起来。南方客人叹道：“啧啧！今天真是开了眼了！天下竟有这么相像的两个人，若不是亲眼看到，谁跟我说我都不会信的。”

一人回他：“是啊，天下之事，当真无奇不有。这两个小孩长相动作都一模一样，全没半点差别！我看，便是他们的亲生爹娘过来，也分辨不出他们谁是谁。”

那要去凤翔府的客人点头，道：“太像了！他们身上的伤疤都一般长短，衣服裤子也是同样新旧，却不知他们是如何穿出来的，莫不是有人故意伪造一套来，用来迷惑人？”

“那倒不然，你看他们两人，同时动作，同时说话。便是有心模仿，也决计模仿不得这般毫厘不差的。我猜想这里边定有古怪。”

一个矮胖客人问道：“有什么古怪？”

先前说话那人道：“你们没注意么，他两人几乎没一处不一样



的，这哪是什么相像，根本就是相同！天下间怎会有相同的两人？除非是变化出来的！我猜想其中一人定是妖怪！只有妖怪才能变成跟人一般模样。”

“妖怪？”众人骇然。

“那他怎么不来害我们？神仙也能变成这般模样啊？”那南方客人惊诧问道。

那人嗤之以鼻，讥道：“神仙？你道神仙是家养的么？肯随着一个小孩子到处胡闹？若是这般不守规矩，这神仙也做不了神仙了。我料想这妖怪定是成精未久的，害人之心还浅，所以没有跟我们动手。”

听他这么说，众人都后怕不已。若是妖怪成精久了，那在座的众位岂不是早成了他的午餐？那饭庄掌柜更是惊悸入心，扶着柜台早抖成了筛糠，颤声道：“不会吧……我瞧他……瞧他……正常得很，欠我多少银子都记得清楚，定然不是妖怪……要不……怎么知道欠着我多少钱？”他只盼那客人说得不对。刚才翡翠冰酒被偷时，他骂了许多不敬话语，若是妖怪当真着恼，回来找他麻烦，那可如何是好？

一时众人纷纷发话，或说妖怪未必便这么残忍，人既有善恶分别，妖怪中当然也有善良的。或说妖怪从来只干坏事，哪会安什么好心。今日没吃大家，想是肚中已饱，没有食欲，说不定晚些时候再来消夜。

一人说得更是离奇，不知为何，他便认定了这妖怪必是女妖，正在找老公，看上了那个俊俏的小少年，化身跟定他，要掳他到山洞里当压洞官人。

众口纷纭，莫衷一是。那后来的粗黑客人却始终不发一言，目中精光闪动，也不知在想些什么。饮了半坛酒，吃了许多牛肉，便结账出去，自取了马，挥鞭走了。众人也不顾他，话题只锁在两个奇怪少年身上，一下午再不谈他事。

第二章

交 惡

那少年窃贼小石子领着伙伴望村东走去。村中鸭鸣狗吠之声时作，却很少看到人影。这村子名叫庆村，地处泾州西南，人口不多。一百多户人家都以耕田为生。此刻正当炎夏热午，暑气难熬，若不是有十分着急的事情，谁都不愿意出来走动。

小石子好生没趣，他是少年心性，几日前碰上异事，带回一个和自己一般模样的少年，原打算在村里大摇大摆地走上两圈，赚取同村老少的吃惊疑惑表情，好好炫耀一回。哪知来的不是时候，天气太热，人人都躲在家中，不来捧他的场。

灰溜溜走过村中大道，来到村东谷场。在榕树下等了一顿饭工夫，热得脊背像着了火一般，包全海却连影子都没见着，不由得心中生气，这小狗贼也太不守时了，待会儿来到，非得好好教育教育他。正自恼怒，忽然想起一事来：“该不是赵老大把他扣住了吧？”赵老大贪婪暴虐，对手下的几个小偷儿敲诈盘剥，从来不手软，只怕看到包全海一身新衣，会借故生事。思虑及此，不由得“阿唷”一声，跳将起来，急往村南赵老大家奔去，赧品小石子跟他同时动作，尾随奔跑。

果然，隔着几条巷道，离赵老大瓦屋还有数十丈远，便已听到包全海的号啕大哭。赵老大尖锐的声音断断续续传来：“……打断小狗贼的……骨，……胆子肥了……买新衣服……钱藏哪了，说！”小石子叹口气，姓包的笨贼不听自己劝，到底让赵老大在衣服上挑了毛病。